

孟嘉伟的故事差点造成一场车祸



情感天空

奚雅打电话向季帆求助

奚雅醒过来的时候，男同事坐在床边微笑着看她。

奚雅不好意思地说：我在哪里？

医院。男同事说。

我怎么了？医生说你重感冒并发心肌炎，要住院观察。

你把我送来的？是的。

你怎么知道我生病的？我正巧回单位办点事情。

面对刚刚熟悉的同事，奚雅觉得很不好意思。奚雅支走了同事，下了病床，她不能住院，她刚来公司，经理吩咐她的工作还没搞定，她很在乎这份工作，她想努力做好它，让她带给她丰盈的回报，那样她就可以逐渐在这里站住脚，站住脚就能经常见到儿子，经常见到儿子她就能像其他母亲一样给儿子一个欢乐的童年了。这些，她不能告诉同事，她不能让一个陌生的男人为她分担。

但是，她目前确实需要帮助，她向同病房的病友借了手机，拨通了季帆的电话，在这个城市，她没有朋友，唯一的亲人是儿子，少不更事的儿子又能为她做什么呢？她能求助的只有他了。

电话响的时候，季帆正在家里喝闷酒。

喂，你好，季教授，我是奚雅。/奚雅？季帆醉意朦胧。

是我，季教授，你现在忙吗？/忙——，你知道我现在在干什么吗？

不知道，你——/我现在在家喝酒，我已经喝了半斤多了，我给你打电话，你怎么不接？

是吗？我手机忘在单位了，你找我有事？/没有了，都过去了，我现在感觉好多了。

你怎么了？你不是说自己很少

喝酒吗？奚雅听季帆的口气不对。/那是以前，从今往后，我就与酒为伍了。

你到底怎么了？出了什么事？/什么事在我这里都不叫事了，一醉解千愁！/你别喝了好不好？还有谁在家？/没有人了，再也没有人了，他们都奔我而去了。

你真的不要再喝了，行吗？/干吗不喝？酒真是好东西，它暖我的胃还暖我的心，谁不让我喝我跟他急！

告诉我你们家的地址，我马上过去。

季帆含糊地说了地址，奚雅重复了一遍，确认后，奚雅挂断电话，向病友交代了几句，便强撑着走出了病房。

一辆车撞飞了奚雅

奚雅打车来到季帆的家，按了半天门铃，季帆才晃晃悠悠地开了门，还没进屋，奚雅就闻见一阵浓烈的酒味。

季帆看着站在眼前的奚雅，还残存着些许理智：你，你从天上掉下来的？从家到这里这么快就到了？

奚雅看着季帆的酒态哭笑不得：我没告诉你，我来北京打工已经很久了。

你复婚了？/没有，我来这里是为了见儿子方便些。

你放弃你的职业了？不写作了？/是暂时放弃，以后有条件我还会写的，别说我，说你为什么喝这么多酒？

我听你的劝告了，挽救婚姻，今天，我找了那个姓孟的，我给他上了一课。/哪个姓孟的？我怎么听不明白你说的话？

我妻子的情夫孟嘉伟啊，我没告诉过你？/你说谁？！他叫什么？奚雅吃惊地问。

季帆侧身拿过装在文件袋里、刚给孟嘉伟演示过的照片，没拿住，照片散落在地上，季帆徒劳地看着它们。

最初的几秒钟，奚雅像被雷击中了，她觉得一切仿佛是在梦中，她多么希望季帆说的孟嘉伟是和前夫同名同姓的另一个男人啊，那样，她的心也不会像现在这样难受，可是地上散落的照片上的女人微笑地看着她，她认得那张美丽的脸，她们曾经站在孟嘉伟的前后惊愕地相互注视过，从那一刻起她们就已相互为敌了。

奚雅满含泪水，为倒在沙发上昏然欲睡的季帆盖上一件衣服，慢慢地退出屋子，她能为他做的只有这些了，从此她再不会和他见面，如同他们从未相识。

奚雅跌跌撞撞地走下楼，来到大街上。深秋的北京，落叶缤纷，奚雅感觉周身发冷，虚弱得仿佛一片落叶随时都会被秋风吹起，她茫然地穿过马路，试图走到马路的对面去坐回公司的公交车，忽然一辆汽车疾驶而来，来不及避让的奚雅感觉自己真的像片叶子飞上了天空。

车祸后的羿小羽异常清醒

羿小羽加班结束的时候，接到一封短信，短信是季帆发来的：小羽，你在哪儿？回家来吧，我同意和你离婚。

羿小羽开车到孟嘉伟家楼下时候，孟嘉伟已经等在了那里。孟嘉伟请她上去，羿小羽想了想说：还是别上去了，总觉得还没见到你家人的时候。

那我们去哪儿？

羿小羽说：开车去郊外转转怎么样？

孟嘉伟看了看一脸自信的

羿小羽，打开车前门，坐了进去。羿小羽把车开上了路，孟嘉伟看着她自如地穿梭在车流里，赞赏地说：哎，一日不见当刮目相看啊，开得不错嘛！

真的？得到师傅的夸奖不容易啊。羿小羽欣喜地看了一眼孟嘉伟。孟嘉伟打量着神采飞扬的羿小羽，他很想从她口中听到她丈夫和他所说的一切，只有她和他敞开心扉，他们才有走到一起的可能，如果她不信任他，即使季帆与她离婚，他们也未必能走到一起。可是，他不开头，她似乎没有向他倾吐的意思，怎么开口才能让她明白他的心意呢？孟嘉伟思索着。

小羽，给你讲个故事吧？孟嘉伟坐直了身子。

好啊，快讲！

羿小羽开车行驶在公路上，听着孟嘉伟的故事。

有一个风度翩翩，家境殷实的华裔青年，择偶条件很高，过了适婚年龄仍然没有找到意中人，有一次他出差去大连办事，遇到一个美丽的姑娘——

又一个现代灰姑娘和王子的版本？羿小羽插嘴说。

孟嘉伟摇头：不是，我是听同事讲的，据说是真事。听我给你讲。

这个姑娘貌若天仙，各方面都无可挑剔，两个人一见钟情，很快就坠入情网，不久，两人喜结良缘，华裔青年带姑娘远涉重洋来到美国定居。一年后他们生了个孩子，孩子长得又黑又丑，一点也不像他们夫妻，华裔青年怀疑妻子不贞，妻子百般委屈，矢口否认，华裔青年决定做DNA测试，无奈之下，妻子说出了真相，说孩子和她小时候一模一样，她现在的容貌是整容后的结果。

羿小羽警觉地扫了两眼孟嘉伟。孟嘉伟见羿小羽没有反

应，试探着问了一句：小羽，这回你猜他们会怎么样？

羿小羽不动声色地说：不知道。

华裔青年听后极为愤怒，认为妻子婚前应该告诉他真相，为此，他一怒之下到法院起诉妻子，要她赔偿他青春损失费，一对鸳鸯就这么——

看车，小羽！孟嘉伟大喊一声，他突然发现羿小羽走了神，她居然把车驶入了逆行线，一辆汽车正迎面而来。

羿小羽受了惊吓般回转神来，她惊恐万状，尖声惊叫着本能地扭动方向盘躲避，同时用力去踩刹车，她已经看见那巨大的黑影迎面而来了。情急之下，孟嘉伟伸手帮她猛打一把方向盘。

羿小羽跌跌撞撞地走下楼，来到大街上。深秋的北京，落叶缤纷，奚雅感觉周身发冷，虚弱得仿佛一片落叶随时都会被秋风吹起，她茫然地穿过马路，试图走到马路的对面去坐回公司的公交车，忽然一辆汽车疾驶而来，来不及避让的奚雅感觉自己真的像片叶子飞上了天空。

奚雅看着季帆的酒态哭笑不得：我没告诉你，我来北京打工已经很久了。

你复婚了？/没有，我来这里是为了见儿子方便些。

你放弃你的职业了？不写作了？/是暂时放弃，以后有条件我还会写的，别说我，说你为什么喝这么多酒？

我听你的劝告了，挽救婚姻，今天，我找了那个姓孟的，我给他上了一课。/哪个姓孟的？我怎么听不明白你说的话？

我妻子的情夫孟嘉伟啊，我没告诉过你？/你说谁？！他叫什么？奚雅吃惊地问。

孟嘉伟看了看一脸自信的

羿小羽，打开车前门，坐了进去。羿小羽把车开上了路，孟嘉伟看着她自如地穿梭在车流里，赞赏地说：哎，一日不见当刮目相看啊，开得不错嘛！

真的？得到师傅的夸奖不容易啊。羿小羽欣喜地看了一眼孟嘉伟。孟嘉伟打量着神采飞扬的羿小羽，他很想从她口中听到她丈夫和他所说的一切，只有她和他敞开心扉，他们才有走到一起的可能，如果她不信任他，即使季帆与她离婚，他们也未必能走到一起。可是，他不开头，她似乎没有向他倾吐的意思，怎么开口才能让她明白他的心意呢？孟嘉伟思索着。

小羽，给你讲个故事吧？孟嘉伟坐直了身子。

好啊，快讲！

羿小羽开车行驶在公路上，听着孟嘉伟的故事。

有一个风度翩翩，家境殷实的华裔青年，择偶条件很高，过了适婚年龄仍然没有找到意中人，有一次他出差去大连办事，遇到一个美丽的姑娘——

又一个现代灰姑娘和王子的版本？羿小羽插嘴说。

孟嘉伟摇头：不是，我是听同事讲的，据说是真事。听我给你讲。

这个姑娘貌若天仙，各方面都无可挑剔，两个人一见钟情，很快就坠入情网，不久，两人喜结良缘，华裔青年带姑娘远涉重洋来到美国定居。一年后他们生了个孩子，孩子长得又黑又丑，一点也不像他们夫妻，华裔青年怀疑妻子不贞，妻子百般委屈，矢口否认，华裔青年决定做DNA测试，无奈之下，妻子说出了真相，说孩子和她小时候一模一样，她现在的容貌是整容后的结果。

羿小羽跌跌撞撞地走下楼，来到大街上。深秋的北京，落叶缤纷，奚雅感觉周身发冷，虚弱得仿佛一片落叶随时都会被秋风吹起，她茫然地穿过马路，试图走到马路的对面去坐回公司的公交车，忽然一辆汽车疾驶而来，来不及避让的奚雅感觉自己真的像片叶子飞上了天空。

奚雅看着季帆的酒态哭笑不得：我没告诉你，我来北京打工已经很久了。

你复婚了？/没有，我来这里是为了见儿子方便些。

你放弃你的职业了？不写作了？/是暂时放弃，以后有条件我还会写的，别说我，说你为什么喝这么多酒？

我听你的劝告了，挽救婚姻，今天，我找了那个姓孟的，我给他上了一课。/哪个姓孟的？我怎么听不明白你说的话？

我妻子的情夫孟嘉伟啊，我没告诉过你？/你说谁？！他叫什么？奚雅吃惊地问。

孟嘉伟看了看一脸自信的

李绵星著
春风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大学教授季帆自认是个成功男人，他的妻子羿小羽则时刻有种危机感，因接了别人打给丈夫的一个无声电话，心生嫉妒，行为过激，致使车祸发生。两车相撞，季帆几乎没有受伤，坐在副驾驶位置的妻子却严重受伤，昏迷四天四夜，并因此做了整容手术。容貌的改变让羿小羽的事业有了新的拓展。于是，丈夫和妻子的位置发生了颠倒……

[上期回顾]

为照顾儿子，奚雅决定留在北京，她在一个文化公司找了一份工作。因为奔波劳累，奚雅发烧了。孟嘉伟给她打电话，但没人接。孟嘉伟接到了季帆的电话，季帆约他在学校的教学楼里见面。在教室里，季帆向孟嘉伟展示了羿小羽整容前的照片。

面试时能否穿黑皮鞋配白袜子

王海涛感叹道：“那时候我急呀，投了多少简历自己也记不清了，反正，等了足足两三个月，天天在住的地方盼盼盼。结果，好不容易，终于有HR打电话通知我去面试了，我赶紧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，穿上我最新的白衬衫，反正是尽量把自己打扮了又打扮，弄得人模狗样的，照了半天镜子才出门。”

施南生听到这里就笑得不行了：“估计你屁股后头别着一串钥匙，一走就叮当响，脚上穿一黑皮鞋，还配着一双恶心的白袜子！”

王海涛一拍大腿说：“咳！差不多就那样。我当时就是穿了双黑皮鞋配着白袜子，NND，也没人教我呀，我怎么知道穿黑皮鞋要配深色的袜子呢？我是特意找了一双干干净净的白袜子穿上的。”

施南生更加乐不可支了：“我就知道你是那样的，经典！让我看看，你现在车钥匙挂在屁股后头不？”

王海涛闪避着施南生的魔爪，一面继续说：“不过，我跟你说，人家面试的时候不给我讲话的机会，还真不关白袜子和钥匙的事——话说那天我打扮好后，就揣着一颗激动的心上路了，我使劲地瞪着我的破自行车往‘国贸’赶。可是还没等我赶到，一场突如其来的瓢泼大雨，把我浇成了落汤鸡！我躲都没处躲！约定的时间已经要到了，我没办法，只好就那样硬着头皮上去了。我一进门就赶紧给人家解释。对方不冷不热地跟我说：那你自我介绍一下吧。我说我叫王海涛，某大学某专业毕业的。我讲了没几分钟，对方就打断我说：行了，我们知道了，你先回去等消息吧。

王海涛继续陈述：“当时人家自我介绍说她是NS的HR，我当时还纳闷，心想我好像没投过这家公司呀。其实，我是投得太多，自己已经不记得都投过哪家公司了。还好不算傻到没救，去面试前总算知道上网查了一下，才知道原来这家公司来头不小！去面试的那天，一到RECEPTION（接待处），我一看，人家的前台那么气派，而且主考官非常客气，总之，当我是个人接待。她问完了问题，还问我有什么问题想问。以前谁给我问问题的机会呀。我傻乎乎地问，‘你们有什么培训给新人？’”

施南生啧啧叹道：“老王，那时候还真不是一般的傻，去大公司面试问什么‘培训’呢？该给你的人都全都有。大公司别的不说，培训是清一色的全。”

王海涛轻拍了一下桌子道：“你这话说得太对了！我那时候就是傻。给你举例说明一下，那会儿我所有的简历最后全都是这么结尾的——‘给我一个机会，还你一个惊喜’，或‘给我一个支点，我能撬动地球’，其实，一个新人，你说我能给人家什么狗屁‘惊喜’呀？那天，人家HR也没嫌我傻，挺NICE地给我解释了一下培训的事儿，其实我就没全听懂，只知道人家的培训课程挺全的。我觉得，这家公司太好了！我立马暗下决心，只要人家肯要我，豁出命来也要好好干。当他们最后问我愿意不愿意到偏远地区去先干两年的时候，我激动得声音都颤抖了，你们猜我说了啥？”

大家都好奇地问：“你说了啥？”

王海涛绘声绘色地说：“我对他们说，‘我愿意’！从此，我踏上了销售的不归路。”

众人哄笑起来，施南生道：“跟

嫁入似的，‘我愿意’！真吓人！”

第一次被客户赶的经历

拉拉好奇道：“那你开始做销售后，没有经历过被人家赶出来吗？”

王海涛说：“怎么没有！我第一次被客户赶出来的经历，真是永远难忘！话说那天，我去拜访一个客户，他正在打电话，我就老老实实地站在门口等，等他放下电话，我才敢敲了一下门走进去，毕恭毕敬地自我介绍说：某某科长，我是NS的小王，一边双手递上一张名片。他接过我的名片，看也不看，随手扔进垃圾桶，蔑视地说了两个字——‘出去！’”

田野道：“啊哦，GET OUT！”

拉拉啧了两声道：“估计海涛当年纯洁的小小灵那一下被打击得够呛！那你当时想没想过不干销售了？”

王海涛晃晃脑袋道：“不干？我从来没有想过！我那时候想的就是NS这家公司太好了，我一定要在这家公司呆下去！为了呆下去，我什么苦都能吃！我躺了一天，第二天就又去跑客户了。我的房子，我的车子都是在NS的时候买的。”

大家听了一时都没有话了，王海涛奇怪地问：“你们怎么都不发表评论了？”

田野严肃地说：“因为我们全都对您肃然起敬。”

施南生一本正经道：“问题是，您信吗？”

王海涛点点头说：“我当然相信——这是不可能的。”

施南生咧嘴笑道：“能混到今天，在座的各位，包括拉拉，哪一个不是摸爬滚打出来的，谁用得着对谁肃然起敬呀。”她说罢，点点田野道：田野你也分享分享嘛。

田野说：“我？我做新人的时

杜拉拉和商业客户部一起到丽江参加季度经理会议，在会议结束后的泡吧活动中，杜拉拉发现陈丰的得力手下田野有点异常，在陈丰给她敬酒时她没有致谢，这个动作应该是有意的，要么在暗示对上司的不满，要么就是要跳槽了。在闲聊中，王海涛和施南生则开始痛说起刚入行的往事。

[上期回顾]

杜拉拉和商业客户部一起到丽江参加季度经理会议，在会议结束后的泡吧活动中，杜拉拉发现陈丰的得力手下田野有点异常，在陈丰给她敬酒时她没有致谢，这个动作应该是有意的，要么在暗示对上司的不满，要么就是要跳槽了。在闲聊中，王海涛和施南生则开始痛说起刚入行的往事。